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文 在

(五)

薛 熙 纂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在 文 明

(五)

纂 熙 薛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 明文在卷五十一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 濂

婺與越爲隣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嵎不爲遠。在弱齡時卽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兩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惟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子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卽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駢行林坳。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樂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卽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趨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何日能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旣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談笑耶。慨然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速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

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夕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墜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葵輿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卽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尙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叢山之藪。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恐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之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

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繭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之禮樂。以爲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

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緇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謨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曠。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本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

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効。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効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余書其說爲之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

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岫嶺。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之心誠好之。力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卽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拂。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爲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旣愈而將北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旣而公出。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溯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

碑斷碣倚壁而臥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岸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邱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鬪之場。吾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之不衰。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羸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皋。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尙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遂球

天啓丁卯。同遂球舉於東粵者。共八十人。榜甫揭。聞其名。則里市之凡皤者。黔者。卹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焉。及往宴於中書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爲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修爲盛事。蓋皆十郡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爲先有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尙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卽爲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爲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

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爲令。甫下車。卽榜於衢。有強沒人爲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芻邑効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書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關。天子爲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曠以他事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爲劉子映薇。劉子爲太倉守。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爲劉子使。無媿於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爲京朝官者。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之。會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崑山之民者。爲囂軍所繫。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鬪。事聞之朝。鐫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爲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尙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候命。不可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爲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來耶。旣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直者。益媿恐甚。如無所容其身。乃大悲跡。劉子往所爲事。無所得。轉而蜚語中。兩張子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人。欲攻之。而彌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香炬。如煙如電。有以石塞城門者。有羣而與劉子之尊人奉之。梵刹中跪而語訴者。有叩藩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爲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以致之也。乎。繇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

賢。卽繇彼之說。亦愈見兩張子之爲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旣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觀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旣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爲同籍光寵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爲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 明文在卷五十二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鏊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用

吳君司訓吳江。比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遣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廢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上蒞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札。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其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譎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鐘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爲過。而不敢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爲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爲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辦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寡矣。顛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漫焉而莫之省。懵焉而勿之恥。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爲我少須乎。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得



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示諸生之常與往來者。

###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於恤。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渡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鬢髮如雪。冠方巾。褰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尙書夏公願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

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墜。而民告病矣。誠於上官也。懼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誠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懼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誠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懼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爲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爲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爲談慕。我皇帝有天下。滁爲漕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是遵。爲國家西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爲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德簡在帝心者。不以輕畀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詞。滁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卜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

公氣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兩上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躡脊。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爲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且且以自省。力行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誠乎上。強不懾乎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策。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所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以縣令最績。徵入臺中。旣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牘。奪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爲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入爲給事中。以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武蘇州。二年。會河南闕僉事。兵備潁州。尚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從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爲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賴天子明聖。元惡誅死。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爲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賢也。豈其世

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著。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爲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爲名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爲美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爲昔侍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紓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重其思何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爲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願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爲說。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也。君爲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隙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來。歲值大祲。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

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潛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懸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

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載。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倘伴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饜鑠自喜。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章庵。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疾遘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膊。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攜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余所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

於樵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僞。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理於司馬門。經時歷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爲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婣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余辱與君有僚采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庵其別號云。





# 明文在卷五十三

## 壽序

壽都憲閱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閱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卽有之。亦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爲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爲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

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倣。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爲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爲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旣頽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公九十詩序

李東陽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吏部尙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爲公壽。戶部尙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爲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爲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蓋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尙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旣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方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拂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爲吏部。執法秉政。爲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

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下。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冲漠。而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尙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爲衣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養。承祐爲南京前府經歷。承祥爲順天府通判。承裕爲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予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茲將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爲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 燾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鷓鴣鷺鷥。翱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徇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

也。其爲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於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骯髒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章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常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乃今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澹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丘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爲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且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靡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摛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

仲乃作史者洗垢索癩。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惠慈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忠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俶詭倜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在。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丘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聽然而酬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 明文在卷五十四

##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脈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於富而薄於貴與壽。有厚於貴而薄於富與壽。有厚於壽而薄於富與貴。有厚於富與貴而薄於壽。有厚於富與壽而薄於貴。有厚於貴與壽而薄於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乃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予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耶。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政府。其餘橫金衣緋者。尙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於一家。又聚於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予未嘗通介紹於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歎以爲先生積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於親。苟惟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諸學生咸往爲賀俾予絃之予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予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歸有光

國家做前代通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冢居卽吉者久之方竣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瀨海論者以爲山窮水匯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家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數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問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



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躔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 龔裕州壽序

歸有光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澆甘麗腥醜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子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 楊漸齋壽序

歸有光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

也。而銓曹之陟者。恆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於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於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享。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尙。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弦齋壽序

歸有光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 戚思訥壽序

歸有光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雖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邨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予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予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沈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燠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沈湖。沈湖之東爲甫里。予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壘。含渟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予爲之序。予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尙壯。同遊有三四人。盤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澹樸。題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絳。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也。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

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以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買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樛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歸有光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

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子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子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閭閻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歲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予弟實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日勿聞。俟其初歸之日。子弟參列時。令乳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爲恨。予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予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受書。遇時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極歡。後予與弟同講習。臥起一閣。叔父晏坐其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而皆有常度。嘻笑之聲。睚眦之怒。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予有薄田。爲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

書名畫鼎彝罇壺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曾子與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柏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護身節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淪茗而談。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爲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酌。且以勸吾子孫。使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卽欺。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撥。乃坐巡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歸。屈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龔方仁石巖。張大參明初。出而與馭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旣昵甚。兼有烟連。屈其生日。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爲壽之詞。見屬。予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爲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願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爲市名。爲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諂讓。或黜免。蓋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爲雖臺諫員缺。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爲

才固堪之乎。直姑爲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爲姝直名。言甚諄切。而上弗爲忤也。假令前後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註誤使夫不屑爲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爲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蓋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年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卽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耆老。或十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人旣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旣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爲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爲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廉而不劂。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羣之爲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輒卽以爲可喜。或驚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鬢髮朱顏。尙如未衰之年。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爲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於醢醢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爲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 明文在卷五十五

##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洊涉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誠鹿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冊。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邱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闈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闔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憇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愜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恍慨雪涕。遺胤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掣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昇速於響應。徵負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勳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闔里溢閭。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罹變蓋久。太夫人

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先公。而迫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懍懼。而客顧以賀我爲。吾嘉與若等增修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餼牽醴帛之奉。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爲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希鞞鞠躬。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爲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尙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爲世師。法道爲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視福元元。爲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爲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爵。皆姻黨也。不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愼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芣蘋湘藻。求桑采蕨。抱衾弋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

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行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獨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淩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闢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尙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

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於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撻之。時其與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邱恭人七十壽序

歸有光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廣東按察使司副司王公美濟之妻。邱公蓋與司馬質庵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雪間嬪於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於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如老樹之枝葉扶疏。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邱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

詞。予爲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於今七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續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有光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憲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頤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 王氏壽宴序

歸有光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晏。少長誥說。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檀老枯。蒼然鬱然。尙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爲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旣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 明文在卷五十六

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爲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爲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歷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緒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爲都御史。彭君杰知府事。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爲間五。爲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爲後堂及左右廡。其爲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爲殿與院。各爲門垣以相限別。而爲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細縕變化。爲人爲物。天主教。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爲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爲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亦

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爲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爲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爲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爲生辰。九月爲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爲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聿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爲益不亦大且慎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爲記。以告於來世。謹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闌。若干楹於樞星門之外。於是府承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敝壞。新其圯墮。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備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哉。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爲姦之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理氏。旣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與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

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崇文倉。朋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閩閩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

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耶。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 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黟川如龍。兩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蟲起東南。勢若翔鳳。鳳皇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峯。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溇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爲爭鬪之場。官廬民舍。焚燬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歎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翦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鞏。闌楯翼遮。術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饗彝憲。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罍俎維旅。

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旣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歛之人士。尙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塌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承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尙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卽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之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鎌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事，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不得稱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犛華之殺也，臨河歎歎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間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

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亦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顏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箠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嘗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助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頹落蕪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歟。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託行於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於文辭者也，又性頗迂疏，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祭於祠下，周覽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士，距今千

三百年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寶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是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願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邱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隳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潘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玼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位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螻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險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非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爲是舉也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

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顥。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爲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爲碑亭。前作大門。榜曰。敕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爲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爲心者也。以天下爲心。則人庶其



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爲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爲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爲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修一拂先生祠

葉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斃，爲徘徊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謚議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傍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僥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

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惜獨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享。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敍。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刺。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

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猩麕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展轉煩替。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然。不啻風霰之斂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俯順拘肆之態。磊礪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天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猩麕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予始爲之記。

###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讎之圖而我有伴合觀覺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讎而復國若王司

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讎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傲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壩。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烏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烏遂欲室其婦。而烏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乎。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讎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祕。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詢得其事。烏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追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讎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爲之記。嗚乎。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 明文在卷五十七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唐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彖。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誥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璿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

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茆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人謁焉。憮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爲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予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僻。



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敍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旣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鈞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公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旣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

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聲譽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固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俊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者記之。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尙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做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因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湔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

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 明文在卷五十八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摠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屹屹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櫛撫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祕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購六倍。用以垂訓後裔。流昭今茲。臣仰而歎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窈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褒貶。則列史之所以懸警鑑也。剖判鴻蒙。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壺。心殫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談天。雅俗並陳。誕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

於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總之有裨聖修。克贊大猷。皇上懋養冲和。提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心哉。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鞮整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者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

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皆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伐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三。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秘而營列。基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

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杜其所守。毋懼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功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夏官司馬。以本兵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爲重。卽古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關津烽堠。圖本之政。握要剗劇。綜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黃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控制阨塞。贊謨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逮



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馮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年。載江海不波。王軌齊同。卷甲韜武。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躋於日月。繄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宏博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於國朝。慶澤流於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爲盛矣。邇者逆濠作孽。朱方釋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特以無讐。建牙樹纛。坐而蔽之。於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之俘。馘獻功。以正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敢誣也。職方氏之重輕。端可知矣。然自建署以來。未嘗紀前人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己卯之變。纘宗承乏。宰士所躬賂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屬以記而悉書其名。庶幾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有萬世之議在。非纘宗所敢與也。是爲記。

###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御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爲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尙書臣

漢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爲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爲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爲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於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 輅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爲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爲身之榮。以科目爲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爲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爲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括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旣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業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礪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爲榮。而以爲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囑予爲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爲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玷於科目爲貴。未進於此者。不

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簡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修。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爲辱。尙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勛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 明文在卷五十九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宋 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常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歷元年始踰弱齡。卽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懼。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卽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恆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卽不從。其禍立

至。侯不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邏吏往檢。柩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卽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冤也。復嗾盜人之侯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賂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來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卽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耶。吏色動。侯卽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

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卽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腰。侯取視。大鐵鉞一。阜角葷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鉞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澗。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卽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挺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箭。夫擊鉞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囊。於家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卽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絲。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墾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來撓政者。侯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僭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恆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咨嗟隕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庭。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

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陸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萌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濫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滲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應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促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卽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餼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鑿鑿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



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醴醴。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醴醴。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寇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齋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遯。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衝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奧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尙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榷筦之

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尙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陣。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孺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鏡。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柰何。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譏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

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閩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船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船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觸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誓而存之。

### 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蒂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日隳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構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  
衄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  
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  
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  
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聞  
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  
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  
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  
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允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  
推用爲今官。

# 明文在卷六十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 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脣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襖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頰。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攢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翼。闔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纒純。緝前微下。而張拱。指露。祛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脣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黧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皁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

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頰下少鬚。神采燦然。椰冠紗巾。道服青阜綠。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阜綠冠幅巾。躡阜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厠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挾。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鄒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

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相兩肩。左手垂視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邱旒。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而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罔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擊卷。至觀。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羸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誼。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

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謔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筇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褻加紳。各地坐藉。以方榻。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蓰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灑漫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



者爲江潭。鳧雁翔集。菰蒲蘆葦。繁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園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絕。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澗。去澗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陂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旣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臥。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踰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而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子嘗奉使南服。由漢河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尙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爲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化化昵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胸次之間。焉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故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尙德者哉。遂爲之記。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繖。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藪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藪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績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後可考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諡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嗜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尙幼也。同二子。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

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綿乎其未艾也。予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涪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履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鬢。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而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 明文在卷六十一

記

虎邱雲巖寺重修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邱。吳闔閭所葬處也。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又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宇。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予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予記其成。予聞虎邱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與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

所係累乎外物。觀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臺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璋蹕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能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願雲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始請於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歷之初。仍燬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址二百步。寺本西向。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甃。庖溷。圍溜。靡不備具。木石瓦甃。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

登其皆山之樓。眺於羣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鸞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於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煙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於軒檻之外。真可以遣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均逸勞也。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於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灝

雁門。天下之險隘也。北扼雲中。東聯恆岳。西接崑崙。而內拱全晉。連峯疊嶂。崇岡漫阜。羅峙綿亘。不可窮極。而代郡繁嶸。附其趾。應朔馬邑。環其背。厥陽有谷。號曰南口。自谷口入。逶迤而上。可二十里。至於山巔。北下大麓。又半舍許。出廣武。以達沙陀。是爲通道。山之巔爲關。重門峭壁。依險成之。蓋天造地設。而有待人爲者也。遠而望之。旌旗斥堠。掩映雲表。儼若圖畫。及登高遐睇。則荒屯古戍。依微於黃沙白草之中。孤雲斷雁。滅沒於遙天落照之外。悲笳一發。刁斗四鳴。使人有不勝其悽斷者矣。至若陰飈。驟作微霰。乍零氣候。頓殊。三伏失暑。而隆冬歲莫。繁霜積雪。沍寒凝凍之際。行旅相持。輪摧蹄蹶。躑躅傍徨。進退維谷。又

使人有不勝其危懼者焉。信乎。其爲天下之險隘也。景泰之初。關門有警。朝廷以朱公爲右副都御史。慎禦其地。脩營壁。除器械。逾年。士馬精強。邊亦無事。公於是興舉廢敗。圖利永久。且念雲中三邊。宗藩是居。重兵頓宿。轉輸供億。悉茲焉通。而畏途若此。不有休憩之所。則何以安往來之心。然而作之賓館。則下弗寧居。爲之逆旅。則上不屑就。乃撤舊寺一區。徒置關南隙地。背倚巉崖。而臨夷磴。殿堂門廡。赫然以新。像位香花。莊嚴畢具。豈徒疆場陰扶。亦以蕃釐上贊。鐘晨鼓莫。巖谷應答。自是捧檄銜綸之使。飛芻輓粟之夫。餐風癡露。顛沛而閒關者。率望焉如歸。誠爲要害之津梁矣。朱公旣去。天順己卯歲。山西都指揮于君率兵來守。恆寓寺中。因出其餘力。補葺未備。復恐朱公之善久而無聞。乃徵予文記。惟夫古之英豪。有志於建明者。非必父致太平。武戡禍亂。然後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凡隨其所遇。苟可利濟人物。裨助治理。抵其力而爲之。凡收効焉。皆事功也。故徒杠成。而王澤顯。更漏審。而臣績聞。典策所具。不可誣已。今茲寺也。朱公創於前。于君成於後。皆心乎民物爲之。非無益之作也。矧大雄氏之教。根於慈愛。關於方隅。而務在利濟。居茲寺者。苟能體茲三者。引之續之。而修廣大行。俾困於是塗者。有所嚮依。若浮苦海。而登慈航。如疲險道。而遊化城。常皈安穩。亡諸苦病。則於治道。非無補者。而二三君子。亦永有令聞哉。

臨胸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問者科目乏人。以堪輿之說。建高閣於東門故址。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



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爭助之費。逾年未竣而邑侯吳公至實始成之。請予爲之記。予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八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烏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爲列星也。其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穫。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天官堪輿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挾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天官堪輿家言。則予不敢道之也。

###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 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糅。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迺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

下城隍廟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熱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監察司。名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於西隅。衰繡坊北。卽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貲。以爲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璩。龔鼎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徵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利。豈淺淺哉。予盍眊筆硯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尙鑒茲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涵。瀉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覲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曾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亦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渴不可登也。予曰爲禱雨來。畏渴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霑足。而玄雲變黳。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韡敝。又無船。時予繪神像。蓋圯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予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予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予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 明文在卷六十二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前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

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彊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予旣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尙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董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竝作。真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廩。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

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不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唯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 觀風亭記

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君。巡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首而嘆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旣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陝。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君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君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君曰。給劄竊如噫。如噴如嘯。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君不答。他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所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澹澹是効。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

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瘴惡。滿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諸堅石。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予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予於道尤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予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毼。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



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會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予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儻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

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郟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畊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尙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欷。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

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尙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尙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腫。爲膠。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秦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癭腫膠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

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野。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子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流涕滿紙。欲覓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泉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予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予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鼓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菴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爲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於書。手鈔讎至數萬卷。將爲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自修之義。名之曰菴竹。而公故潔廉。鮮羨。裘足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某某輩。雖代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構。天下之士。因公書而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其菴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密青蔥。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縑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菴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爲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尙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側廡之地。伯寅益旁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窈密者。其青蔥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警歆。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

宏麗奇壯瑰怪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爲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構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無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固爲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遵爲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爲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雪竹軒記

歸有光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跡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吾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闌。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

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子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

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 明文在卷六十三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予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恆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阜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敵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

以穫秬稷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樸而纍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弃裳之於容。珩璜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菲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俛俛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尙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且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溯江入淮。以達於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偏仄。編竹爲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棊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旁。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廚。可以供茗飲。爲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爲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爲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旣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有十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

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芑之菜。檣櫟草斗之實。栝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櫃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滯澁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難。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峴。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又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飲。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踟躕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着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滄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而背。淆亂白黜。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溼。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開之材。就其地爲軒。余因而翳之。以楡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羸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實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爲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闔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竒。窈窕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緝而手啓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爲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

如。開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勸諸珉。許子之言曰。吾向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餽。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爲樂也。縣官程旣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爲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歷。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秬足以饗。有餘。秠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爲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爲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爲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恆在。而人不知取以爲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爲歌曰。園有畚。可稼可蔬。樂子之恆餘。園有澗。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旣歌而復記其事。

